

# 短篇小说 闹邪(上)

## 意如香

（按：这是笔者亲身经历的真人真实故事，40年前，笔者从苏岛搬迁至峇厘岛，获挚友莫名其妙委任，在峇厘增设弹簧床加工分厂，任分厂总经理。当时分厂设在一条偏僻小巷里，人烟虚少，四周荒野苍凉（现已发展成居民闹街区）。经营不久，竟发生了一件离奇的“闹邪”事故，惊动了左邻右室。特写成小说，以飨读者，笔者以“爷爷”的身份置身其中，都是真实的文学描述。）

山风起处，叶落纷飞。

孤伶伶的一座厂房着落在一片旷野上。一轮弯月高高挂在天边，四週一片沉寂。阴森森的暗夜里凉风吹打着树叶枝桠，卜碌卜碌地响，夜虫啁啾。远处，不时传来猫头鹰追杀老鼠的凄厲哀啼声……。

“唉哟！嚇死我了，”张云飞半夜惊醒，骨碌碌爬起推醒鼾鼻子中的爷爷喊道：“救命呀！山魔要索命……”

这几天，爷爷陪云飞壮胆，在山野工厂里过夜，厂里正在鸡犬不宁地闹邪惊魂……。

那已是数年前的事了，故事是爷爷讲述的：

“话说张云飞去了山城……”爷爷抿着花白短髭，示意我安静地听他讲。我可安不下心来吃吃追问：“张云飞是何许人？爷爷老讲他……”

“张云飞是薛生财老板的义子。薛老板在山城里增设加工厂，选派义子去从事推销管理。爷爷也去了，说是帮头顾尾当总管……”

爷爷讲呀讲的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竟被那骇人听闻的故事吸引了进了山城……

那是一片空旷的山地，四周一片荒野与稻田。工厂就着落在田野里一块三角形的地段上。弯弯曲曲一条路径上，荒烟蔓草，疏疏落落隔邻住着几间的民房。

据村夫野老传说，在三角地形上盖房建厂，是不吉利的，阴气太重，是山鬼出没之所，常会闹邪。可张云飞是年青一代，不信邪也不迷信，故倒也不介意在那三角形地段上设厂当推销员。

厂房四周风景优美，山风吹拂，稻浪起伏。隐约可见远处青山烟雾缭绕，翠

绿迷离。可惜，入夜时分却一片萧索死寂，没有街灯，只有几盏隔邻的民房微火黝暗，伴随着萤火虫的点点流光。山影朦胧，寒气袭人。偶尔几声猫头鹰夜鸟哀啼，打破静夜里的凄凉，让人闻之鸡皮疙瘩爬满身。

工厂是经营塑料加工的。在城乡间收集废品加工制成半成品，再寄回省城总厂去。不用当地人，是从总厂里调派熟练员工，三男四女七个人，员工们都和资方人员一起居住在厂里。厂里一间三房一厅别墅式的房屋，又是办事处又兼宿舍。男女工各分两间房。张云飞是资方代表，单独住用一间房。爷爷有家小，自己在Kuta旅游区另租一间房屋分居而住。

时光如驰，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一切工作开展都很正常。资方与员工们的关系都好，彼此不分种族区别。张云飞很快地与员工们搞熟络了，彼此之间无拘无束。日子久了，小伙子与小姐儿之间打情骂俏的事也就难免了。

张云飞俨然是老板自居，颈上一条精致的链坠，出门小汽

车代步，随身不离两个手机，频传短讯。在女人堆里吃得开，厂里的怀春女工无不对他青睐钟情。她们想：若能与云飞厮守一生，不就成了老板娘了吗？故而，厂里女工最是乐意被张云飞东差西遣，为之效劳献殷勤了。

近水楼台，年青人有情饮水饱。张云飞觑准机会，虚与委蛇，诈偽诈善，往往轻佻不顾一切，总是伺机搅那提心吊胆的偷香偷情。搅得员工们七嘴八舌，心荡神摇，醋意纷纷，男女私情见怪不怪了。

爷爷看在眼里，员工间的艳事频有所闻。只是许多事不便启齿，张云飞仗着是资方代表，行事执拗偏激，听不得人劝。又惯爱狐媚自誇，狐媚偏能惑主，薛老板也总是宠信他。张云飞的怪异举止，正言若反，劝了又有舍用呢？因此，爷爷总是充耳少闻，未曾过拂其意。又能不顺其意吗？他要的事砍头他也要。

只是，有时也实在看不过眼，在那工作时间内，竟也旁若无人地与女工亲暱消磨大半天，忘了正务。爷爷也只能点到为止暗示张云飞适可

而止。“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”，万万不能铸成始乱终弃的大错。“若要家不和，娶个小老婆”。乱轧姘头多所玩腻嫌弃，挺着个大肚子向你哭泣时，那结局会是尴尬不堪设想的。假情不能真，真情假不了。小心在意呀！

话说“小茜”是女工中最俏丽的一个。纤腰柳枝，窈窕的身材有点冶艳加妖艳：桃花脸蛋配上小樱唇，一双挑逗的杏眼滴溜溜转，私下里最爱含羞带笑，双手捂住嘴，娇憨痴痴地斜眼偷看人媚笑。

“黛娜”年纪大些，且是个失过婚的年青寡妇。右眼尾上有颗特大的黑痣，她惯於鬼头鬼脑听壁脚探人之秘。她最讨厌“小茜”的了，尤其是当她看到“小茜”与张云飞亲暱在一起时，妒眼圆瞪，呷醋连连。

一天的晚上，凛冽的寒风吹得人格外寒冷。员工们看完了夜半场的电视节目，正准备卸装就寝。忽然，只见暗幢幢的黑影处，一条半米长的小青蛇高高地缠绕在屋樑上，三角头形不断地吞吐舌头。昏暗的夜灯里望上去蛇皮磷闪，不觉令人毛骨